

白樂天經營洛陽履道宅始末

王能傑

白居易，字樂天，爲中唐大詩人。其生活尤重藝術，而於林園之經營，自與並世之輩不同，頗富文人之雅趣。其宦海浮沈，每多經營居住之地。其文集於長安常樂里東亭，新昌坊及渭村家宅，皆爲詩一一述及。而文集所述，著墨最多者，厥爲廬山草堂及洛陽履道宅。本文僅詳述洛陽履道宅之始末，以見樂天生活情趣之一斑焉。

樂天於廬山草堂記自敘曰：「從幼兒迨老，若白屋，若朱門，凡所止，雖一日二日，輒覆簣土爲臺，聚拳石爲山，環斗水爲池，其喜山水病僻如此。」則樂天自不同於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。」之輩，每多賞花、玩竹、愛松之趣焉。出佐江州司馬之後，每於水鄉澤國之江南，頗有終老之志，迨其出任杭州刺史，三年任滿回洛陽，要求分司東都，時爲長慶四年，朝廷授予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。於洛陽履道坊買得故散騎常侍楊憑之住宅，加以修葺，且將杭州攜回之天竺石、華亭鶴，安置於林園中。文人不以苟安、苟美、苟完爲幸，而以安鶴與石爲要務，亦足以見其情趣所在也。其罷杭州刺史時作三年爲刺史二首之二曰：

三年爲刺史，飲水復食蘗。唯向天竺山，取得兩片石。此抵有千金，無乃傷清白。（卷八）

「飲水復食蘗」言其爲刺史之清白，而天竺山取石，有傷其清白，亦見其雅癖與爲官之原則矣！洛下卜居云：

三年典郡歸，所得非金帛。天竺石兩片，華亭鶴一隻。飲啄供稻粱，苞裹用茵席。誠知是勞費，其奈心愛惜。遠從餘杭郭，同到洛陽陌。下檐拂雲根，開籠展霜翮。貞姿不可雜，高性宜其適。遂就無塵坊，仍求有水宅。東南得幽境，樹老寒泉碧。池畔多竹陰，門前少人跡。未請中庶祿，且脫雙驂易。豈獨爲身謀，安吾鶴與石。（卷八）

「遂就無塵坊，仍求有水宅」。與「豈獨爲身謀，安吾鶴與石」爲其卜居之條件。「故散騎常侍楊憑宅，竹木池館，有林

泉之致。」（舊唐書本傳）故爲之「未請中庶祿，且脫雙驂易」蓋喜楊氏故宅有水池之故，而不惜花費也。春葺新居曰：

江州司馬日，忠州刺史時。栽松滿後院，種柳陰前墀。彼皆非吾土，栽種尙忘疲。況茲是我宅，葺藝固其宜。平旦領僕使，乘春親指揮。移花夾暖室，洗竹覆寒池。池水變綠色，池芳動清輝。尋芳弄水坐，盡日心熙熙。一物苟可適，萬緣都若遺。設如宅門前，有事吾不知。（卷八）

江州栽松，忠州種柳，一一見之於其任內之詩文。履道坊之宅，即以水池取勝，爲樂天所愛，或許樂天任職江南多時，深得水池之趣也。池畔二首曰：

結構池西廊，疏理池東樹。此意人不知，欲爲待月處。

持刀閒密竹，竹少風來多。此意人不曾，欲今池有波。（卷八）

池西築廊，池東砍樹，正爲賞月之需耳。且砍疏密竹，正爲通風，以吹皺池上之水波，深得林園之趣也。故其泛春池詩曰：

白蘋湘渚曲，綠篠剡溪口。各在天一涯，信美非吾有。何如此庭內，水竹交左右。霜竹百千竿，烟波六七畝。泓澄動階砌，淡泞映戶牖。蛇皮細有文，鏡面清無垢。主人過橋來，雙童扶一叟。恐污清冷波，塵纓先抖擻。波上一葉舟，舟中一樽酒。酒開舟不繫，去去隨所偶。或遶蒲浦前，或泊桃島後。未撥落盃花，低衝拂面柳。半酣迷所在，倚撈兀迴首。不知此何處？復是人寰否？誰知始疏鑿，幾主相傳受。楊家去云遠，田氏將非久。天與愛水人，終焉落吾手。

（卷八）

此詩曰明言楊氏故宅，曾爲田氏所有，終落於樂天之愛水人也。江南之白蘋綠篠，美則美矣，終非吾之所有。庭內之霜竹百千竿，烟波六七畝，其泓澄淡泞如蛇皮之細有文，如鏡面之清無垢也。於是舟中飲酒，遶蒲島而行，果不知爲天上人間耶？此宅之購得，亦承王尹之助，王尹或卽王起，於穆宗長慶元年與樂天共同覆試翰林。其洛下卜居云：「未請中庶祿，且脫雙驂易」（卷八）者，證之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曰：「萬里歸何得，三年伴是誰？華亭鶴不去，天竺石相隨。王尹貴將馬，田家賣與池。」（卷五十三）則履道宅首爲楊家所有，後入田氏，終歸白公所有。而王起時爲河南尹，且脫雙

驂以助之。故詩集有河南王尹初到以詩代書先問之，又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二詩，其後復稱王尚書云。洪邁容齋隨筆曰：

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，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；弊宅須重葺，貧家乏羨財。橋憑川守造，樹倩府寮栽。朱板新猶濕，紅英暖漸開。仍期更攜酒，倚檻看花來。乃知唐世風俗，尙爲可喜，今人居閒，而郡守爲之造橋，府寮爲之栽樹，必遭譏議，又肯形之篇詠哉？（卷第一 樂天新居詩）

則樂天歸洛之購宅，承王尹貫馬之助，春葺新居，亦憑王尹爲之造橋，正爲其吏隱終老之居也。其履道新居二十韻曰：履道坊西角，官河曲北頭。林園四鄰好，風景一家秋。門閉深沈樹，池通淺沮溝。拔青松直上，鋪碧水平流。籬菊黃金合，窗筠綠玉稠。疑連紫陽洞，似到白蘋洲。僧至多同宿，賓來輒少留。豈無詩引興，兼有酒銷憂。移榻臨平岸，攜茶上小舟。果穿聞鳥啄，萍破見魚遊。地與塵相遠，人將境共幽。汎潭發點鏡，沈浦月生鉤。廚曉烟孤起，庭寒雨半收。老飢初愛粥，瘦冷早披裘。洛下招新隱，秦中忘舊遊。辭章留鳳閣，班籍寄龍樓。病愜官曹靜，閑慚俸祿優。琴書中有得，衣食外何求。濟世才無取，謀身智不周。應須共心語，萬事一時休。（卷五十三）

履道宅之所以爲樂天矢志經營者，其「僧至多同宿，賓來輒少留」者，即爲其晚年齋戒生活，與方外之士，多所交往也。「洛下招新隱，秦中忘舊遊」者，即爲吏隱而不據要津，力求分司東都之故也。要之，其於履道坊之新居，頗爲滿意。頃之，樂天除蘇州刺史，仍不能忘情洛中履道宅，作憶洛中所居曰：

忽憶東都宅，春來事宛然。雪銷行徑裏，水上臥房前。厭綠裁黃竹，嫌紅種白蓮。醉教鶯送酒，閑遣鶴看船。幸是林園主，慚爲食祿牽。宦情薄似紙，鄉思急於弦。豈合姑蘇守，歸休更待年。（卷五十五）

甚且於蘇州刺史任內，蒐得太湖石、白蓮、折腰菱、青板舫以歸，可見其經營履道宅水池之用心。任內首先寄太湖石與白蓮回洛，故集中有蓮石一詩曰：

青石一兩片，白蓮三四枝。寄將東洛去，心與物相隨。石倚風前樹，蓮栽月下池。遙知安置處，預想發榮時。領郡來何遠，還鄉去已遲。莫言千里別，歲晚有心期。（卷五十四）

「歲晚有心期」者，盼任滿還鄉，可與之共處也。次年，樂天因病告假，滿百日而官除。回洛之後作履道居詩，且有太湖石詩曰：

煙翠三秋色，波濤萬古痕。削成青玉片，截斷碧雲根。風氣通巖穴，苔文護洞門。三峯具體小，應是華山孫。（卷五十五）

種白蓮詩曰：

吳中白藕洛中栽，莫戀江南花懶開。萬里攜歸爾知否，紅蕉朱槿不將來。（卷五十五）

頃之，樂天召爲秘書監，供職長安。次年正月，轉刑部侍郎，封晉陽縣男。於長安時，樂天作憶廬山舊隱及洛下新居，謂「草堂久閑廬山下，竹院新拋洛水東，自是未能歸去得，世間誰要白頭翁。」頗有嫌老而依戀廬山草堂及履道宅之意。果於大和三年（西元八二九年）春，以衰病爲由，要求分司，朝廷免樂天刑部侍郎，以太子賓客，分司東都。歸履道宅詩曰：

驛吏引藤輿，家僮開竹扉。往時多暫住，今日是長歸。眼下有衣食，耳邊無是非。不論貧與富，飲水亦應肥。（卷五十七）

分司東都，其目的乃在避開黨爭與是非。「往時多暫住，今日是長歸」，道盡其依戀之情。又作問江南物曰：

歸來未及問生涯，先問江南物在耶？引手摩沙青石筍，迴頭點檢白蓮花。蘇州舫故龍頭暗，王尹橋傾雁齒斜。別有夜深惆悵事，月明雙鶴在裴家。（卷五十七）

詩人之雅趣，未問及生計，首問江南攜回之物在否？天竺石、太湖石、白蓮花、折腰菱仍在。蘇州之青板舫龍頭已暗，王尹所造之橋亦傾斜矣，而杭州所攜回之華亭鶴，此時已贈予裴度，有「答裴相公乞鶴」與「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」二首傳世。是時之履道宅水池，頗需稍事修葺。故池上卽事曰：

行尋磴石引新泉，坐看修橋補釣船。綠竹挂衣涼處歇，清風展簾困時眠。身閑當貴眞天爵，官教無憂卽地仙。林下水邊無厭日，便堪終老豈論年。（卷五十七）

此詩已明言「行尋盤石引新泉，坐看修橋補釣船。」則修葺水池，固爲之矣。其引新泉者，履道新居詩曰：「履道坊西角，官河曲北頭。」者，即地近伊水，可引水入池，晚年復造新灘，以成其潺湲之趣也。其答王尚書問履道池舊橋曰：

虹梁雁齒隨年換，素板朱欄逐日修。但恨尚書能久別，莫愁川守不頻遊。重移舊柱開中眼，亂種新花擁兩頭。李郭小船何足問，待君乘過濟川舟。（卷五十七）

前云：「橋憑川守造」者，故有王尚書之問履道池舊橋事。而此詩明言「隨年換」、「逐日修」者，道出樂天經營履道池之用心焉。前後亦增添勝景多處，至會昌二年春題池西小樓曰：「望月橋傾三遍換，採蓮船破五迴修。」（卷六十九）平日亦言「池邊更無事，看補採蓮船。」（卷六十四 池邊）則修葺池中之物與時俱增矣！池上篇并序曰：

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，東南之勝在履道里。里之勝在西北隅，西開北垣第一第，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。地方十七畝，屋室三之一，水五之一，竹九之一，而島樹橋道間之。初……樂天罷杭州刺史時，得天竺石一，華亭鶴二以歸，始作西平橋，開環池路。罷蘇州刺史時，得太湖石，白蓮、折腰菱、青板舫以歸。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。……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，方長平滑，可以坐臥。……凡三任所得，四人所與，洎吾不才身，今率爲池中物矣。

此爲履道林園之萃，池上篇所述者不及河南尹，則池上篇當作於大和三年或四年，因樂天於大和四年冬爲河南尹矣！至大和九年，履道池添一盤石，作盤石銘并序云：

大和九年夏，有山客贈余盤石，轉置於履道里第，時屬炎暑，坐臥其上，愛而銘之云爾。

客從山來，遺我盤石，圓平膩滑，廣袤六尺。質凝雲白，文拆煙碧，莓苔有班，麋鹿其跡，置之竹下，風掃露滴，坐待禪僧，眼留醉客。清冷可愛，支體甚適，便是白家，夏天牀席。（卷六十一）

此盤石亦每見於樂天詩文中。

樂天似頗喜流水潺湲之聲。「歸來嵩洛下，閉戶何憐然。靜掃林下地，閑疏池畔泉。伊流狹似帶，洛石大如拳。誰教明月下，爲我聲潏潏。」（卷五十二 引泉）此爲履道池之水源，爲家中所有，亦爲樂天所足以自豪者也。亦曾買石種蓮於宅外，以增流水之聲，作西街渠中種蓮疊石，頗有幽致，偶題小樓曰：

朱檻低牆上，清流小閣前，雇人栽菡萏，買石造潺湲。影落江心月，聲移谷口泉。閑看卷簾坐，醉聽捲窗眠。路笑淘官水，家愁費料錢。是非君莫問，一對一條然。（卷六十四）

以此詩推之，樂天必買石種蓮於西街渠中，非己所有，故有「路笑淘官水，家愁費料錢」之語，以其地近家宅小閣之前，故可「閑看卷簾坐，醉聽捲窗眠」也。又作宅西有流水，牆下構小樓，臨翫之時，頗有幽趣。因命歌酒，聊以自娛，獨醉獨吟，偶題五絕，其首絕曰：

伊水分來不自由，無人解愛爲誰流。家家拋向牆根底，唯我栽蓮起小樓。（卷六十六）

又作亭西牆下，伊渠水中，置石激流，濁湲成韻，頗有幽趣，以詩記之曰：

嵌巉嵩石峭，皎潔伊流清。立爲遠峯勢，激作寒玉聲。夾岸羅密樹，面灘開小亭。忽疑嚴子瀨，流入洛陽城。是時群動息，風靜微月明。高枕夜悄悄，滿耳秋泠泠，終日臨大道，何人知此情。此情苟自愜，亦不要人聽。（卷六十九）

此爲牆外種蓮疊石，以成潺湲之聲，故能「高枕夜悄悄，滿耳秋泠泠」以成幽趣。樂天似受牛僧孺歸仁里宅，引伊水砌洛石以成小湫之啓示，而另作新小灘。彼時當爲士大夫林園藝術之風氣焉。其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湫曰：

平生見流水，見此轉留連。況此朱門內，君家新引泉。伊流決一帶，洛石砌千拳。與君三伏月，滿耳作潺湲。深處碧磷磷，淺處清瀾瀾。碣岸束鳴咽，沙汀散淪漣。翻浪雪不盡，澄波空共鮮。兩崖灑預口，一泊瀟湘天。曾作天南客，漂流六七年。何山不倚杖，何水不停船。巴峽聲心裏，松江色眼前。今朝小灘上，能不思悠然。（卷六十九）

樂天既有此好，而官高名重，自有人投其所好，其南侍御以石相贈，助成水聲，因以絕句謝之，詩曰：

泉石磷磷聲似琴，閑眠靜聽洗塵心。莫輕兩片青苔石，一夜潺湲直萬金。（卷六十九）

則洛石爲南侍御所贈，故以詩謝之。其閑居自題戲招宿客曰：「渠口添新石，籬根寫亂泉。欲招同宿客，誰解愛潺湲。」（卷六十九）之句，已明言「渠口添新石」矣！故新小灘曰：

石淺沙平流水寒，水邊斜插一漁竿。江南客見生鄉思，道似嚴陵七里灘。（卷六十九）

灘聲曰：

碧玉斑斑沙歷歷，清流泱泱響泠泠。自從造得灘聲後，玉管朱絃可要聽？（卷六十九）

此新造灘聲，頗令樂天自豪，輒誇示於僚友。如閑居偶吟招鄭庶子皇甫郎中曰：「能來小澗上，一聽潺湲無？」且以家池炫耀外人矣！其閑題家池寄王屋張道士曰：

有石白磷磷，有水清潺潺。有叟頭似雪，婆娑乎其間。進不趨要路，退不入深山。深山太濩落，要路多險艱。不如家池上，樂逸無憂患。有食適吾口，有酒醅吾顏。恍惚遊醉鄉，希夷造玄關。五千言下悟，十二年來閑。富者我不顧，貴者我不攀。唯有天壇子，時來一往還。（卷六十九）

以樂天遍賞林園之癖好，醉吟先生傳自謂：「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，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。」之視野，自許其水池潺湲之聲爲他人所不及也。其李盧二中丞各創山居，俱誇勝絕。然去城稍遠，來往頗勞，弊居新泉，實在宇下，偶題十五韻，聊戲二君。詩曰：

龍門蒼石壁，湓澗碧潭水。各在一山隅，迢迢幾十里。清鏡碧屏風，惜哉信爲美。愛而不得見，亦與無相似。聞君每來去，矻矻事行李。脂轄復裹糧，心力頗勞止。未如吾舍下，石與泉甚邇。鑿鑿復潏潏，晝夜流不已。洛石千萬拳，側波鋪錦綺。海珉一兩片，激瀨含宮徵。綠宜春濯足，淨可朝漱齒。遶砌紫鱗遊，拂簾白鳥起。何言履道叟，便是滄浪子。君若趁歸程，請君先到此。願以潺湲聲，洗君塵土耳。（卷六十九）

樂天於履道宅池之完美，頗足自豪矣！故於池上之物，每多詠讀之言，發爲詩句，亦頗具禪機焉。如「水能性淡爲吾友，竹解心虛卽我師。」（卷五十三 池上竹下作）「華亭雙鶴白矯矯，太湖四石青岑岑。」（卷六十三 池上作）其六年秋重題白蓮曰：

素房含露玉冠鮮，紺葉搖風細扇圓。本是吳州供進藕，今爲伊水寄生蓮。移根到此三千里，結子經今六七年。不獨池中花故舊，兼乘舊日採花船。（卷五十六）

復有白蓮池汎舟曰：

白藕新花照水開，紅窗小舫信風迴。誰教一片江南興，逐我慇懃萬里來。（卷五十七）

白蓮爲罷蘇州刺史時所攜回，與北國紅蓮不類。經樂天栽種，似頗能適應北國風土，樂天亦得江南之趣焉。然於白蓮，樂天亦不免略寄感慨。其感白蓮花曰：

白白芙蓉花，本生吳江濱。不與紅者雜，色類自區分。誰移爾至此，姑蘇白使君。初來苦顛顛，久乃芳氣氤。月月葉換葉，年年根生根。陳根與故葉，銷化成泥塵。化者日已遠，來者日復新。一爲池中物，永別江南春。忽想西涼州，中有天寶民。埋歿漢父祖，孳生胡子孫。已忘鄉土戀，豈念君親恩。生人尙復爾，草木何足云。（卷六十二）

樂天自貶江州司馬後，不復以諷諭詩爲尙，改以閒適詩爲主，詩風丕變，此感白蓮花詩，頗具諷諭，爲後半生所僅見也。池中養鶴，爲罷杭州刺史時所攜回。頃之，任職長安，劉禹錫曾訪履道池，而爲鶴歎詩以寄樂天，樂天作有雙鶴留在洛中，忽見劉郎中，依然鳴顧，劉因爲鶴歎二篇寄予，予以二絕句答之：

辭鄉遠隔華亭水，逐我來棲綵嶺雲。慚愧稻粱長不飽，未曾迴眼向雞群。

荒草院中池水畔，銜恩不去又經曾。見君驚喜雙迴顧，應爲吟聲似主人。（卷五十五）

此華亭雙鶴爲裴度所喜，樂天卒贈之，其答裴相公乞鶴與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二詩，每見其眷眷之情，故其分司東都，歸履道宅時，「歸來未及問生涯，先問江南物在耶……別有夜深惆悵事，月明雙鶴在裴家。」（卷五十七 問江南物）劉禹錫或知樂天此憾，故於其蘇州刺史任內，遠致華亭鶴一隻，以補其憾，樂天作劉蘇州以華亭一鶴遠寄，以詩謝之曰：

老鶴風姿異，衰翁詩思深。素毛如我鬢，丹頂似君心。松際雪相映，雞群塵不侵。殷勤遠來意，一隻重千金。（卷六十四）

樂天復得華亭一鶴，以補池中缺憾，其喜自然可知，故言「一隻重千金」也。

履道池之春夏秋冬四時，景色不一，每爲樂天所吟詠，其閒適詩至此而極，除樂天作詩心境之轉變外，履道池亦具足詠詩之源，其物其景，入詩頗多，文繁不錄。新唐書本傳謂履道第卒爲佛寺。洛陽名園記之大字寺園者，即爲白樂天之履道宅也。

後記：本文爲節錄拙作白香山之性情與生活之一小節，詳人所略，略人所詳，疏漏之處，尙祈大雅宏達，有以教之。